萍洲可談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萍洲可談
卷三

► 佚文

先公在講筵，聞神考言，熊本表章，用印端謹，朱色鮮明，前後無小異。由此受知，遂擢用至兩制。近世長吏生日，寮佐畫壽星為獻，例只受文字，其畫却回，但為禮數而已。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，生日屬吏為壽，或無壽星畫者，但用他畫軸，紅繡囊緘之，必謂退回。王忽令盡啟封，掛畫於廳事，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。良久，引客爇香，共相瞻禮。其間無壽星者，或用佛像，或用神鬼，唯一兵官所獻，乃崔白畫二猫，既至前，慚懼失措。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，吏不敢展，此尤失獻芹之意，小節不可不戒，古人不欺幽隱，正謂此類。

滕宗閔知楚州，有監司過境，本州送酒食，書有臣名，即上聞。既鞫獄，乃書吏誤用賀月旦表，無他意，滕坐送吏部監當。蓋知州細銜字多，書欲謹，吏每患難寫，乘暇用紙寫前後銜，謂之空頭表牋，用之固已不虔。向宗傳為興國軍判官，託士人作與漕使小簡，用「金口」、「清光」、「俞允」等字，漕使舉行取勘，宛轉自解僅免。士人於書尺多不識體要，往往誤人，宜謹用，自不能識者，不若不發書。

熙寧中，有常州太守召赴闕，其人頗熟時事，將有陳述，所主亦大臣中有力者，〈或云介甫。〉當無不稱上意。既陛見，上首問錫山去郡幾遠。既非素備，了不能對。蓋常州無錫縣錫山，俗呼惠山，守不閱圖經，故不知也。上因顧近臣曰：「作守臣而不知境內山川，其為政可料。」即罷去，竟不曾開陳一言。

楊傑次公，留心釋教，嘗上殿，神考頗問佛法大概，楊並不詳答，云佛法實亦助吾教。

既歸，人咸咎之。或責以聖主難遇，次公平生所學如此，乃唯唯何耶？楊曰：「朝廷端慎明辯，吾懼度作導師，不敢妄對。」

青州王大夫嘗守舒、丹二州，為詩極鄙俚，每投獻當路，得之者留以為笑具。季父為青掾，王亦與一軸詩，他日季父見其子，乃謝之。其子曰：「大人九伯亂道，玷瀆高明。」蓋俗謂神氣不足者為九伯，豈以一千則足數耶？余中表任朝議大夫，以八袠赦恩，轉中奉大夫。其子對賀客則曰：「大人轉此一官，方始濟事，將來有遺表恩澤。」余記此二事，非以為謔，蓋所以開悟為人子者。

司馬溫公閒居西京，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，囑云：「此馬夏月有肺病，若售者，先語之。」老兵竊笑其拙，不知其用心也。

富鄭公致政歸西都，嘗著布直裰，跨驢出郊，逢水南巡檢，蓋中官也。威儀呵引甚盛，前卒呵「騎者下」，公舉鞭促驢，卒聲愈厲，又唱言：「不肯下驢，則請官位。」公舉鞭稱名曰：「弼。」卒不曉所謂，白其將曰：「前有一人，騎驢衝節，請官位不得，口稱『弼』。」將方悟曰：「乃相公也！」下馬執銳，伏謁道左，其候贊曰：「水南巡檢唱喏！」公舉鞭去。

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，不事冠帶。一日在河南府客次，道帽深衣坐席末。會府尹出，衙皂不識其故相，有本路運勾至，年少貴遊子弟，怪祁公不起揖，厲聲問：「足下前任甚處？」祁公曰：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」客次與坐席間固不能遍識，常宜自處卑下，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，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，或其親知，必貽怒招禍，俗謂口快，乃是大病。

王荊公退居金陵，結茅鍾山下，策杖入村落。有老氓張姓，最稔熟。公每步至其門，即呼「張公」，張應聲呼「相公」。一日公忽大咍曰：「我作宰相許時，止與汝一字不同耳！」

駙馬都尉李端愿，居戚里最號恭慎，既失明，猶戒勵子弟，故終身無過。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，治病輒愈。李素不事鬼神，一日，其子舍有病稚，家人竊往請水，李聞大怒，即杖其子，且云：「使爾子果死，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？若不能活，又何求？」

張昇杲卿自樞府乞骸，除侍中、河陽三城節度使致仕。幅巾還第，出居陽翟，時時來洛中，遊嵩少，頗接方外人，絕口不掛時事。有道人者，善談虛無，杲卿雅愛之。一日，偕遊少室山中，左右從者十餘人。至大松樹下，杲卿坐石上，道人探懷出小囊茗屑，汲澗泉、折枯松煮之。杲卿一盃，道人即以餘瀝分飲從者，既渴，人競啜少許，已而皆僵仆。蓋茗中實毒藥，故以困人，唯道人與杲卿飲者無害爾。道人乃前白曰：「欲告侍中，求隨行金銀器，往鄉市藥。」即斂入布囊中，杲卿四顧，左右皆被毒，莫能興，因大笑遣之攜去。至困者醒，藥力漸消，始能行，僅至山下，投宿民家。翌日歸，乃戒子弟慎交遊。

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，蓋皇后父也。時泰陵未有嗣，常因景陵宮行香，諸人聚首，孟在忽太息。或詢其故，孟曰：「中宮蓐月，滿望一皇嗣，乃誕公主！」先公歸語所親曰：「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！」果如言，后竟廢。

沈起待制諸子，有見荊公者，頗喜之，許以薦擢。一日，沈盛飾出遊，過相府，公聞其在門，呼入與共匕箸。先令褫帶，沈辭，不得已，公以手褰沈所衣真珠繡直繫，連稱「好，好」。自後不得復見，坐此沈廢。政和中，臺章言一朝士，有「溼活居士」之目，謂飲不擇酒，內不擇人。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，一被指斥，則莫脫，故舉以為少俊之戒。

張昇杲卿微時，與程戡俱下第。橐盡，步出南薰門，至朱仙鎮。是日立春，就肆買食，共探懷得數十錢，僅能買湯餅，無錢致肉也，相與摘槐茁薦食而去。後俱在政府，遇立春日，程邀杲卿開宴，水陸畢陳，艷妾環侍，程有驕色。杲卿從容話舊，及朱仙槐角事，程愧其左右，面赬舌咋，終無歡而罷。杲卿歸語其內曰：「程三其黜乎？器盈於此矣！」未幾，果罷執政。

先公以慶曆戊子八月十日生，十八歲，請解於廣文館。嘗至汴河上，聞瞽者張聽聲知禍福，公叩焉。纔謦欬，張即曰：「吾故人也！二十年不相遇。」公竊笑其誕。再詢，知鄉里，便曰：「豈朱秘丞郎君乎？」公愕然，張曰：「慶曆八年重陽日，蒙秘丞置酒，次日詣謝，聞公誕彌月，又得預慶宴。秘丞令視公，彼時愛此聲，每不忘，屈指已十七年矣。」因道：「公此舉未及第，後六年當魁天下。」皆如其言。至今汴河岸常有「張聽聲」，蓋襲其名也。

余幼時隨母氏在常州，時見錢秀才開圖書，知人三世姓，男子知婦姓，女子知夫姓，無不驗。吾家之姊，長適吳氏，次適沈氏，錢閱書皆言夫姓吳，當時怪其差繆。後數年，

沈姊離婚歸宗，嫁吳寬夫，不知圖書何為而億中乃爾。生齒浩繁，豈此數帙文字所能該括？

熙寧間，蜀中日者費老筮易，以丹青寓吉凶。在十二辰，則畫鼠為子，畫馬為午，各從其屬。畫牛作二尾則為失，畫犬作二口為哭，畫十有一口則為吉，其類不一，謂之卦影，亦有繇詞，以相發明。其書曰《軌革》，費老筮之無不驗。其後轉相祖述，不知消息盈虛者，往往冒行此術，蓋中否未可知也，求筮者得幅紙畫人物，莫測吉凶，待其相符，然後以為妙。卜以決疑，而轉生疑，非先王命卜之意也。其畫人物不常，鳥或四足，獸或兩翼，人或儒冠而僧衣，故為怪以見象。朝士米芾好怪，常戴俗帽，衣深衣而躡朝靴、紺緣纁，朋從目為「活卦影」。又開封李昂作卦影，自云能識倚伏，每筮得象，則說諭人，亦有理趣。余目擊一事，曾有一卒持百錢來筮，昂探蓍布卦，即畫人裹巾，半衣白，半衣綠，以杖荷二婦人頭。昂曰：「卜者士人，半衣白似無官，半衣綠似有官；半綠似無出身，半白又似有出身；荷二婦人頭，兩頭陰，以為貴人之首云。」後詢知卜者何大正也。何以布衣上書言元祐皇后稱旨得官，後又言元符皇后忤旨失官，卜時方被罪。昂術精妙，余每求筮，或中或否，不能盡如此。或言日者占筮，繫其窮通，所謂術果如何哉！

文潞公在貝州時，有黃瑊者，為公筮。用一幅大綾，寫「九十二歲善終」六字，藏於家。考公自二十八歲作兩制，知成都；四十二歲平貝州賊，作宰相凡五十餘年。平日未嘗降官，雖贖銅罰俸亦無。元祐初，平章軍國重事，久之以太師、河東節度使、侍中居西京。紹聖元年，公九十二歲，坐異意降太子少保，河南府差通判來取節鉞。月餘終。

何執中第五，微時從人筮窮達，其人云：「公不第五否？」何曰：「然。」其人拊掌大笑，連稱奇絕，因云：「公凡遇五，即有喜慶。」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，五十五歲隨龍，崇寧五年作宰相，每遷官或生子，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，其驗如此。

湖州戚山，嘉祐末夢人書玉旁頁字示之，云：「御名，此汝及第時。」戚多與親舊道之。治平登極，而御名不如所夢，戚謂無驗。不數年，神考龍飛，正協其字。鄉人素聞其詳，尤以為神。是舉不預薦，方歎惋，忽有旨展年免解，湖州惟戚山一名預免，來年遂過省登第。

常州李充，元豐間在太學，夢裸身見舒直。時舒主學，李意裸身有脫白之兆，甚喜。後太學賄獄起，事連諸生，李亦繫御史臺。舒為中丞，夜閱囚，李正裸身對之，因悟前夢。

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，訪之果然，妻子尚在，來見之，相語如昔。至八九歲，漸熟世境，旋忘前事。雍丘李三禮，生女小師，數歲則曰：「我是黃州黃陂典吏〈刊本作史。〉雷澤男享甫，年十七歲，病瘡卒。」雍丘牛商多在黃陂，尋問如合符契。他日雷澤往視小師，一見便呼為父。政和八年，小師來黃陂，抱其舊母號泣，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，皆驗。

王震子發，平時人相之云：「五十歲水厄。」紹聖二年，責知袁州，五十歲矣。畏水厄，乃陸行至蘄水，疽發頂上，不可救，遂卒。豈所謂水厄者，厄於蘄水耶？

湖州安吉朱齋郎，昔遊池州，齊山張道人與之一幅白紙，令尋「青眉子」，云：「刺墨為眉，多作丐者。」朱他日在鄉閭，見羣丐中有刺青眉者，因叩之。青眉初詬罵，洎朱轉與張所寄紙，即笑曰：「張老無恙乎？」先是，涎唾被面，一窮殍耳；既笑，天真粲然，塵不可掩，宛若貴人。良久，謂朱曰：「汝無仙骨，又家富，黃白術不足以相累，有小技可以安樂終天年。」即授之而去。朱自爾大能飲噉，凡四十年無老態。崇寧乙酉，朱病，拏舟入吳興，將見劉燾。會劉往西安，不能俟，亟呼季父翼中，傳其術，語竟引舟歸。季父素病，由是康健。不知所謂術者何如也。

撫州饒珙未第時，遇浮屠子語之曰：「公他日名位，全如今潤州崔判官。」饒未之信。後四十年，以朝請郎通判潤州，正先公作守時也。到官歲餘，因治廳事，得通判題名石刻，見崔判官姓名，注云：「司封員外郎，某年月日到、罷。」饒欣然記前言，乃求得老吏，詢崔罷去後事，乃云：「得替至揚州，不諱。」饒心動，即上致仕狀，先公聞之，力勸止，然卒不免。

熙寧初，凌運勾權知桂陽監，坐失入死罪廢黜。初，桂陽一僧攜二徒遊廬山，數歲，獨其徒歸，頗有金帛，日從博飲。僧之姊訟於官，執其徒鞫問，具得僧度牒、衣鉢，其徒云：「未至桂陽三十里，江岸大石，同憩其旁。石忽開，有老人召僧入，石復合，至暮候之不出，遂歸。」獄中大笑其誕，峻治，竟伏辜，二徒皆坐斬。數月，僧至桂陽，徒家訴冤，官吏由是抵罪。問僧，果入石壁中，見老人，語良久，從地戶出，乃在鼎州桃源，僧乞食緩行還鄉。事有如此者，至今桂陽監現有案牘。

古傳劍俠甚著，近世寂不聞，先令人嘗言常州張大卿一事，疑其劍俠也。云張買得婢，年三十餘，雖不艷麗，風骨語論，非凡物也。自挈一柳箱緘固，每戒人勿發。尋常十數

日則失之，夜半後復從天窗中來，張心異之，不敢詰。歲餘生一女子，張意綢繆，俟其去，乃發箱視之，中藏一短劍及皂半臂，無他物，纔歸已覺，大怒曰：「奈何不聽吾言！」取半臂披之，揮劍斷其女頭，倏然飛去，張急挽，已失所在。至今張氏祀於家祠，柳箱存焉。

古傳紫姑神，近世尤甚，宣和初禁之，乃絕。嘗觀其下神，用兩手扶一笤箕，頭插一箸，畫灰盤作字，加筆於箸上，則能寫紙，與人應答，自稱「蓬萊大仙」，多女子也，有名字伯仲，作文可觀，著棋則人無能敵者。余寓南海，有一假儒衣冠者，能迎致其神，在書室中和余詩云：「古書讀盡到今書，不獨才餘力有餘。自是丹山真鳳子，太平呈瑞只須臾。」其人自不能文，疑有神助。然不識字人致之，則不能書，但以箸宛轉畫灰盤爾。此何理也？

江南俗事神，疾病官事專求神，其巫不一，有號「香神」者，祠星辰，不用葷；有號「司徒神」者、「仙帝神」者，用牲，皆以酒為酌，名稱甚多。嘗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，有柴帝、郭帝、石帝、劉帝之號，蓋五代周、晉、漢也，不知何故祀之，祀詞並無義理。又以傀儡戲樂神，用禳官事，呼為弄戲。遇有繫者，則許戲幾棚。至賽時，張樂弄傀儡，初用楮錢，爇香啟禱，猶如祠神。至弄戲，則穢談羣笑，無所不至。鄉人聚觀，飲酒醉，又毆擊，往往因此又致訟繫，許賽無已時。

張昇侍中初監榷務，相傳廳事有鬼物，官吏不敢宿直舍。張至，獨寢廳上。夜半後，有物捫其足，如冰冷；須臾自足而上，循至頂復下，如此再四。張閉目引手持之，乃一毛臂甚巨，不敢視其狀，但堅持之。聞雞唱，忽作人語，初甚厲，已而漸遜，且言：「公官至侍中，語泄天機，自有陰禍，幸舍我。」張皆不恤，漸覺手中消鑠，至曉都盡，怪遂絕。張每戒人云：「夜中但不開目，便不怖畏。」仲姊之夫先為張壻，親為余言不妄。

熙寧癸丑，先公登第，天子擢居第一，為權臣所軋，故居第二，大父頗不平。湖州道場山有老僧，為大父言：「此非人事。道場山在州南離方，文筆山也，低於他州，故未有魁天下者。」僧乃丐緣，即山背建浮屠，望之如卓一筆。既成，語州人曰：「後三十年出狀元。」大觀賈安宅，政和莫儔，相繼為廷試魁。此吾家事，非誕也。

瓊管四郡在海島上，士人未嘗有登第者。東坡責儋耳，與瓊人姜唐佐遊，喜其好學，與一聯詩云：「滄海何嘗斷地脈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」東坡語姜云：「俟他日有驗，當續成篇。」崇寧興學，丕冒海隅，四郡士人亦向進，雖墾闢已久，恐鹵瘠終無嘉穀爾。

常州諸胡，余外氏，自武平使樞密，宗愈繼執政，宗回、宗師、宗炎、奕修皆兩制，宗質四子同時作監司，家貲又高，東南號「富貴胡家」。相傳祖塋三女山尤美，甚利子壻，余母氏乃尊行，如渭陽諸壻，錢昂、黃輔國、李詩、柳廷俊、張巨、陳舉、蔣存誠，皆為顯官，餘無不出常調。呂吉甫太尉，自言其家不利女壻，不唯碌碌無用，如長倩余中，成婚二十餘年，元祐初觀望朝廷，上疏乞誅呂吉甫謝天下，後竟離婚。亦云祖塋三女山風水相刑也。余表姪李熙嘏，狂生登第，吉甫以孫女妻之，自延安帥遣人納吉，禮貌甚盛。熙嘏在京師，忽詣開封府投牒，願離婚。蔡元長尹京，驚問所以，並無違律及不爭財物，熙嘏但言平生不喜與「福建子」交涉，元長怒叱出，卒成婚。時人謂呂家風水已應。中州人每為閩人所窘，目為「福建子」，畏而憎之之辭。吉甫、元長皆閩人，故熙嘏戲之耳。

大父居湖州城西，繞宅為園，植果，有一李樹實佳。家有姑，自幼時愛食，因佔護，每李熟，他人莫敢採，家人號為「大姑李」，傳其種於外。後數十年，諸父貧不能有祖構，而姑所嫁丁維為中大夫，典郡且富，遂售其地建宅，大姑尚無恙，竟得舊李。

王荊公妻越國吳夫人，性好潔成疾，公任真率，每不相合。自江寧乞骸歸私第，有官藤牀，吳假用未還，吏來索，左右莫敢言。公一旦跣而登牀，偃仰良久，吳望見，即命送還。

荊公吳夫人有潔疾，其意不獨恐污己，亦恐污人。長女之出，省之於江寧，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，將贈其甥，皆珍異也。忽有猫卧衣笥中，夫人即叱婢揭衣置浴室下，終不肯與人，竟腐敗無敢取者。余大父至貧，掛冠月俸折支得壓酒囊，諸子幼時，用為脛衣。先公痛念茲事，既顯，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，終身不自吝一錢。諸父仰祿以活，不治生事。晚年遷謫，族人失俸，大有狼狽者，五叔父遂不聊生。余竊謂使荊公與大父易地，吳夫人安得有此疾！

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，不能執而殺之，則飛去，夜復歸就乳，多瘁其母，俗呼為「旱魃」。亦分男女，女魃竊其家物以出，兒魃竊外物以歸。初虞世和甫，名士善醫，公卿爭邀致，而性不可馴狎，往往尤急於權貴。每貴人求治病，則重誅求之，至於不可堪，所得賂旋以施貧者。最愛山谷黃庭堅，嘗言：「山谷孝於親，吾愛重之。」每得佳墨精楮奇玩，必歸山谷。山谷嘗語朝士：「初和甫於余，正是一兒旱魃。」時坐中有素厭苦和甫者，率爾對曰：「到吾家便是女旱魃。」

崇寧鑄九鼎，帝鼐居中，八鼎各鎮一隅。是時行當十錢，蘇州無賴子弟，冒法盜鑄。會浙中大水，伶人對御作俳：「今歲東南大水，乞遣彤鼎往鎮蘇州。」或作鼎神附奏云：「不願前去，恐一例鑄作當十錢。」朝廷因治章綖之獄。

伶人丁先現者，在教坊數十年，每對御作俳，頗議正時事。嘗在朝門與士大夫語曰：「先現衰老，無補朝廷也。」聞者哂之。

王德用為使相，黑色，俗號「黑相」。嘗與北使伴射，使已中的，黑相取箭鋍頭一發破前矢，俗號「劈筈箭」。姚麟亦善射，為殿帥十年，伴射常蒙獎賜。崇寧初，王恩以遭遇處位殿帥，不習弓矢，歲歲以伴射為窘。伶人對御作俳，先一人持一矢入，曰：「黑相劈筈箭，售錢三百萬。」又一人持大矢入，曰：「老姚射不輸箭，售錢三百萬。」後二人挽箭一車入，曰：「車箭都賣一錢。」或問：「是何人家箭，價賤如此？」答曰：「王恩不及垛箭。」

楊鼎臣大夫嘗為余言，紹聖間在成都，見提舉茶馬官，以課羨賜五品衣魚。府中開宴，俳優口號有「茶牙人賜緋」之句，當時頗怒其妄發，亦笞之。小人中有冷眼，最不可欺。元符末，廣帥柯述除直龍圖閣，移知福州，訓詞有云：「延閣以待該博之士，儻踐歷中外，厥有成績者，亦以命之。」柯無文采，頗不堪此「亦」字。

熙寧間，王介甫行新法，欲用人材，或以選人為監司。趙濟、劉誼皆雄州防禦推官，提舉常平等事，薦所部官改官，而舉將自未改官。蓋用才不限資格，又不欲便授品秩，且惜名器也。其時多引人上殿，伶人對上作俳，跨驢直登軒陛，左右止之，其人曰：「將謂有脚者盡上得。」薦者少沮。

文及甫，潞公子也，二十八歲，以直龍圖閣知陜州，士論少之。郡僚戲云：「本州公筵，客將司奉台旨喫炒剝。」當時傳以為笑。

錢遹田家子，高科膴仕，性甚魯。每遇失汗，則負重走齋中，汗出乃蘇。既為禁從，猶如此，或取十餘千錢，就帳內荷之以作力。諸方不載此法，但人生惡安逸、喜勞動，惜乎非中庸也。輕薄子以為此出汗方，編入御藥院，可一笑，故記之。

元祐間有大臣，不欲書名氏。父嘗貶死朱崖，寓柩不歸。既貴，自過海迎取。已更數十

年，無識其父柩者，於僧房中有數棺，枯骨無款記，不獲已乃挈一棺歸，與其母合葬。後競傳誤取僧骨來。紹聖初，言者欲萋斐，以無驗不敢舉。

杭州繁華，部使者多在州置司，各有公帑。州倅二員，都廳公事分委諸曹，倅號無事，日陪使府外臺宴飲。東坡倅杭，不勝杯酌，諸公欽其才望，朝夕聚首，疲於應接，乃號杭倅為「酒食地獄」。後袁毂倅杭，適與郡將不協，諸司緣此亦相疎，袁語所親曰：「酒食地獄，正值獄空。」傳以為笑。

蘇州李章，以口舌為生計，介甫集有《李章下第》詩，亦才子也。嘗游湖州，人皆厭其乞索。曾詣富人曹監簿家，曹方剖嘉魚，聞其來，遽匿魚出對之，章已入耳目。既坐，曹與論文，不及他事，冀其速去，談及介甫《字說》，章因言：「世俗訛謬用字，如本鄉蘇州，篆文魚在禾左，隸書魚在禾右，不知何等小子，移過此魚。」曹拊掌，共匕箸。

昔有郭巨公進建第，落成日，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。或以為不可，巨公指諸匠曰：「此造屋者。」又指其子弟曰：「此賣屋者，固自有序。」識者以為名言，可為破家子戒。

常州蘇掖，仕至監司，家富甚嗇。每置產，吝不與直，爭一錢至失色。尤喜乘人窘急，時以微資取奇貨。嘗買別墅，與售者反覆甚苦，其子在旁曰：「大人可少增金，我輩他日賣之，亦得善價也。」父愕然，自是少悟。士大夫競傳其語。

錢塘郎忠厚，遊當塗諸公間，頗稔熟，好叙親舊，見勢位無不納拜者。至人失勢，則相疎。時人目之為「富貴親情」。

潤州一監征，與務胥盜官錢，皆藏之胥家，約曰：「官滿分以裝我。」胥偽諾之。既代去，卒不與一錢，監征不敢索，悒悒渡揚子江，竟卒於維揚。胥得全賄，遂富，告歸治田宅。是年妻孕，如見監征褰幃而入，即誕子，甚慧。長喜書，胥使之就學。二十歲登第，胥大喜，盡鬻其產，挈家至京師，為桂玉費。其子調官南下，已匱乏，至維揚病亡。胥無所歸，貧索無聊，悔悟而卒。

趙廷臣故渝州洞蠻，與諸酋約降朝廷。至洞，趙乃率諸酋殺之，揚言眾叛，掩以為己功，又盡得其財物。故廷臣世貲高，筮仕被擢用。生子諗，少年及第，幾為殿魁；未三十歲，陞朝為國子博士，忽以狂逆伏法。廷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，母、妻、妹分配嶺外，家貲沒官。識者謂諗等乃諸洞酋後身。

沈括存中，入翰苑，出塞垣，為閒人。晚娶張氏，悍虐，存中不能制，時被箠罵，捽鬚墮地，兒女號泣而拾之，鬚上有血肉者，又相與號慟，張終不恕。余仲姊嫁其子清直，張出也。存中長子博毅，前妻兒，張逐出之。存中時往賙給，張知輒怒，因誣長子凶逆暗昧事，存中責安置秀州。張時時步入府中，訴其夫子，家人輩徒跣從勸於道。先公聞之，頗憐仲姊，乃奪之歸宗。存中投閑十餘年，紹聖初復官，領宮祠。張忽病死，人皆為存中賀，而存中恍惚不安。船過揚子江，遂欲投水，左右挽持之，得無患，未幾不祿。或疑平日為張所苦，又在患難，方幸相脫，乃爾何耶？余以為此婦妬暴，非碌碌者，雖死魂魄猶有憑藉。

胡宗甫妻張氏，極妬。元豐中官京局，母氏常過其家。有小婢雲英行酒，與主人相顧而笑，張見而嫌之。婢亦覺，是夕，自縊於廁。家人驚告，張飲嚼自如。母氏不遑處，乃歸。明年，張之愛女病，作婢語責張曰：「我由爾死，尚未足道；既聞之，飲食笑樂安忍耶？必令主死，爾諸子繼之，使爾子然無聊，以償我昔痛！」未幾，宗甫捐館，張遽出京還常州，三子盡亡，姑婦四人孀居。張晚年病發，宛轉哀鳴，求諸婢餔飼扶掖，或責以前事，則流涕無語，如是十餘年乃卒。

王韶在熙河，多殺伐。晚年知洪州，學佛，一日問長老祖心曰：「昔未聞道，罪障固多，今聞道矣，罪障滅乎？」心曰：「今有人，貧負債，及富貴而債主至，還否？」韶曰：「必還。」曰：「然則聞道矣，奈債主不相放何耶！」未幾，疽發於腦卒。

倡婦，州郡隸獄官以伴女囚。近世擇姿容，習歌舞，迎送使客，侍宴好，謂之弟子，其魁謂之行首。

書傳載彌子瑕、閎、籍孺以色媚世，至今京師與郡邑無賴男子，用以圖衣食。舊未嘗正名禁止，政和間始立法告捕，男子為娼，杖一百，告者賞錢五十貫。